

皇權禍國

皇帝是個
什麼東西

一九一二年清帝退位之後，
皇帝之名是沒有了，
但是皇帝之實——皇帝思想、皇帝作風
卻長期徘徊在這一片古老的大地上，
威脅著我們的心靈。

史式 著



實用歷史叢書

皇權禍國

皇帝是個什麼東西

皇權禍國

皇帝是個什麼東西

作 者——史 式

主 編——游奇惠

責任編輯——陳穗錚

發 行 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10084南昌路2段81號6樓

電話／2392-6899 傳真／2392-6658

郵撥／0189456-1

法律顧問——董安丹律師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2012年2月1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

售價新台幣 380 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57-32-6926-7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皇權禍國：皇帝是個什麼東西 / 史式作. -- 初
版. -- 臺北市：遠流，2012.02
面；公分. -- (實用歷史叢書)

ISBN 978-957-32-6926-7(平裝)

1. 帝王 2. 傳記 3. 中國

782.27

100027324



親切的、活潑的、趣味的、致用的

實用歷史叢書

遠流出版公司

《實用歷史叢書》

出版緣起

王榮文

· 歷史就是大個案

《實用歷史叢書》的基本概念，就是想把人類歷史當做一個（或無數個）大個案來看待。

本來，「個案研究方法」的精神，正是因為相信「智慧不可歸納條陳」，所以要學習者親自接近事實，自行尋找「經驗的教訓」。

經驗到底是教訓還是限制？歷史究竟是啟蒙還是成見？——或者說，歷史經驗有什麼用？不可用？——一直也就是聚訟紛紜的大疑問，但在我們的「個案」概念下，叢書名稱中的「歷史」，與蘭克（Ranké）名言「歷史學家除了描寫事實『一如其發生之情況』外，再無其他目標」中所指的史學研究活動，大抵是不相涉的。在這裡，我們更接近於把歷史當做人間社會情境體悟的材料，或者說，我們把歷史（或某一組歷史陳述）當做「媒介」。

·從過去了解現在

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我們對一切歷史情境（milieu）感到好奇，我們想浸淫在某個時代的思考環境來體會另一個人的限制與突破，因而對現時世界有一種新的想像。

通過了解歷史人物的處境與方案，我們找到了另一種智力上的樂趣，也許化做通俗的例子我們可以問：「如果拿破崙擔任遠東百貨公司總經理，他會怎麼做？」或「如果諸葛亮主持自立報系，他會和兩大報紙持哪一種和與戰的關係？」

從過去了解現在，我們並不真正尋找「重複的歷史」，我們也不尋找絕對的或相對的情境近似性。「歷史個案」的概念，比較接近情境的演練，因為一個成熟的思考者預先暴露在眾多的「經驗」裡，自行發展出一組對應的策略，因而就有了「教育」的功能。

·從現在了解過去

就像費夫爾（L. Febvre）說的，歷史其實是根據活人的需要向死人索求答案，在歷史理解中，現在與過去一向是糾纏不清的。

在這是一個圍城之日，史家陳寅恪在倉皇逃死之際，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抱持誦讀，讀到汴京圍困屈降諸卷，淪城之日，謠言與烽火同時流竄；陳氏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與史實印證，不覺汗流浹背，覺得生平讀史從無如此親切有味之快感。

觀察並分析我們「現在的景觀」，正是提供我們一種了解過去的視野。歷史做為一種智性活動，也在這裡得到新的可能和活力。

如果我們在新的現時經驗中，取得新的了解過去的基礎，像一位作家寫《商用廿五史》，用企業組織的經驗，重新理解每一個朝代「經營組織」（即朝廷）的任務、使命、環境與對策，竟然就呈現一個新的景觀，證明這條路另有強大的生命力。

我們刻意選擇了《實用歷史叢書》的路，正是因為我們感覺到它的潛力。我們知道，標新並不見得有力量，然而立異卻不見得沒收穫；刻意塑造一個「求異」之路，就是想移動認知的軸心，給我們自己一些異端的空間，因而使歷史閱讀活動增添了親切的、活潑的、趣味的、致用的「新歷史之旅」。

你是一個歷史的嗜讀者或思索者嗎？你是一位專業的或業餘的歷史家嗎？你願意給自己一個偏離正軌的樂趣嗎？請走入這個叢書開放的大門。

序

陳炎

辛亥百年初冬，小病剛癒之際，忽從電話中獲得一條喜訊：老友史式教授的新著《皇權禍國——皇帝是個什麼東西》已經完稿，不久即可出版，聞之十分高興，很想說幾句話，以供讀者參考。因為我對其人、其書，都很熟悉。

先談其人。

我稱他為老友，一因年齡之大與交往之久，我今年已經九十有六，他也年滿九秩，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經過數十寒暑，仍然常有春樹暮雲之思，豈可不謂之老友！二是相交程度之深。前幾年，當我出版九十誕辰紀念文集之時，是他第一個寄文章來，文末還附有小詩一首，詩曰：

人生相知貴知心，文章知己永相親。

莫恨人間無兄弟，與君長保手足情！

這首小詩，說出了我們的「三同」之誼：我們同是孤兒，自然都無兄弟姐妹；我們都是終身自學，經過艱苦自修，成為教授、專家，我們又都是歷史學者，終身同行，經常交流，友誼越老越鞏固。

要做學問的人，必須坐得住冷板凳。史式教授的坐功確實是練出來的。他可以從早上六時坐到深夜十二時，腰不酸，背不痛，頸椎不出毛病，也沒有任何老年病。

中年以後，他為了搶回過去浪費了的時間，在出成果方面特別努力，出版了不少著作，最近三年，光是在臺北他就出了三本書：《我是宋朝人》、《中國不可無岳飛》、《皇權禍國》。到了八九十歲，工作效率不減，確實令人吃驚。

一般人到了老年，難免丟三落四，他的記憶力是雖老不衰。外出未帶電話簿，照樣撥電話，常被朋友們戲稱為「電腦」。

也許學者因為長期用腦之故比較長壽。但是到了八九十歲也就擱筆了，史式教授至今還敢訂出多年工作計劃，我們希望他能夠堅持到百歲。

再談其書。

史式教授的著作有個很大的特點，那就是可莊可諧。我們多數人只能寫刻板文章，就是談諧不起來。他既能寫義正詞嚴的文章，也能隨時風格一變，立刻詼諧起來，妙趣橫生，因此常常受到青年讀者的歡迎。

他是老一輩史學家羅爾綱先生的私淑弟子，從羅老那裡學到了一套扎扎實實的考證方法。對

歷史上的一些難題，他十分大膽，敢於提出新見解來，然後認真考實定案，絕不採用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說法，看他的考證文章，有時如讀推理小說，令人興趣盎然。

對於這部《皇權禍國》一書，我在多年之前就聽他談過，也看過他寫的一些文章。有些論點是經過千錘百煉才敲定的。有篇文章的題目是「真正扶不起的是劉皇叔而不是劉阿斗」，看似詼諧文章，其實確有道理。臺灣的《歷史月刊》就曾經把此文作為重點文章刊出。

在此書中，我驚見作者在千年之後能夠重新揭開趙匡胤被謀殺的驚天大案；又能在岳飛殉國的八百多年之後把謀殺民族英雄的主犯趙構的賣國罪證從檔案中提取出來，使之大白於天下，鐵案如山，永遠翻不了案。讀了此書之後，我們發現在這兩千多年的帝制時代之中，漢、唐兩代的功業並非那麼轟轟烈烈，確實像民間批評的那樣，叫做「髒唐臭漢」。劉邦一死，呂后立即奪權，如非漢初幾個老臣——陳平、周勃「軍皆左袒」，制止一場政變僥倖成功，則天下又復大亂，漢室立即垮臺。李世民以一個胡人政權入主中原，從隋王朝手中輕易地接手了鮮卑人打下的基業，雖然表面上推崇中華文化，打的是漢人王朝的招牌，但是胡人習氣不改，在他本人健在的時候，就埋下了大亂的根源；他一死，武則天就一步步從嬪妃爬上皇帝寶座（只有胡人王朝才有這種可能）。在他兒子李治手中，唐朝就改了國號。李隆基依靠政變成功巧取帝位，爭取了「開元之治」短短二十年的安定，卻一手一腳造成了「安史之亂」，從此大亂一百多年。李唐王朝功少罪多，給整個中華民族帶來了說不盡的災難。本來，「正史」都是由御用文人寫定的，他們所認定的功過是非，從人民（老百姓）的立場來說，本不應該承認，這兩千多年的歷史，早就

應該重寫。辛亥革命又已到了百年，難道這一套史書，我們還能將就就下去麼！史式教授把皇帝系統稱為「盜統」，令人絕倒，我舉雙手贊成！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為情同手足的老友，我衷心祝願他能再上層樓，不斷拿出他的暮年精品！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序者簡介】

陳炎，浙江寧波人，一九一六年生，自學成才，北京大學東語系教授，是首先提出「海上絲綢之路」說法的學者。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參加飛虎隊擔任報務工作，獲得先後擊落日本飛機二百九十七架的輝煌戰果。

〈前言〉

皇帝是個什麼東西

史式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政治理想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舉）能，講信修睦」；但是自秦以來所實行的君主專制制度則是「帝制之行也，天下為私」，完全背離了我們傳統的政治理想。

我們只要稍加歸納，就可以看出源出中華文化的治國理念與秦的皇帝制度是如何的針鋒相對：

中華文化	秦朝的皇帝制度
天下為公	天下為私
世界大同	萬世一系

以民為本	以君為本
民貴君輕	民賤君尊
選賢舉能	政出私門
推行仁政	推行暴政
崇尚文治	崇尚武功
以德治國	以嚴刑峻法治國

在秦以前，所有的國君（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只稱為「王」，三代就是這種用法，「皇帝」這個不倫不類的稱呼，是秦始皇（嬴政）自己異想天開地想出來的。當時秦的群臣向他建議說：「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他去掉「泰」字，保留「皇」字，再加上古之「帝」號，下令稱為「皇帝」。其實在秦以前，「帝」不是人，是人對天神的稱呼。秦始皇自定尊號為「皇帝」，就是想把人間的君主變成一個半神半人的怪物。他自稱定尊號為「皇帝」的理由，是因為自己「功蓋三皇，德邁五帝」。「三皇」只是傳說人物，其事蹟難以稽考。「三皇」究竟是哪三位，從古至今就沒有說清

過。他去和「三皇」相比，連可比性都沒有，豈不是無稽之談！

從秦始皇開始，歷代皇帝都樂於把自己吹成介乎人神之間的怪物，神聖無比，權力無邊。你說他是人吧，他又揚言受命於天，自稱天子，好像是從天上派下來的；你說他是神吧，他又明明是父母所生，飲食男女，皆同常人，從來也沒有聽說過做了皇帝就突然有了什麼法力。看來，皇帝之所以異於常人，就在他手中掌握了無限的皇權，如此而已。

嬴政又夢想萬世一系，萬世為帝，所以自命為始皇帝，希望一代一代傳下去，直至萬世。秦雖二世而亡，卻把這個不倫不類的稱呼——皇帝——遺留在中華大地上，用了兩千多年。直到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推翻了清廷，而且號召大家「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皇帝」這個怪物才忸忸怩怩地退出了歷史舞臺。

皇帝是個怪東西，壞東西

上面只說了「皇帝」這個稱呼的來源。至於「皇帝」是幹什麼的？對國家、對老百姓能起一些什麼作用？需要再加探討。由於從秦始皇起，歷代帝王都把自己說成是介乎人神之間的怪物，我們首先就可以答覆：它是一個怪東西。皇帝也是人。作為個人來說，皇帝有好有壞。歷史上也有少數皇帝，受過名師培育，良知未泯，也能為老百姓做一些好事；但是總體說來，由於皇帝權力太大，全無制約，又有小人引誘教唆，大都胡作非為，虐民為樂。從本質而言，皇帝作為一種

職業，也決定了他必然是掠奪百姓財富，掠奪子女玉帛的大盜，是個壞東西。

儘管歷代御用史官一再吹噓，除少數失德的暴君「望之不似人君」之外，大多數皇帝都是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老百姓也被皇帝頭上的光環嚇得不敢仰視。但是明末清初一些先進人物，一些偉大的思想家就無情地揭露了皇帝的本質，而加以猛烈的抨擊。他們目睹明清易代，在國破家亡，痛定思痛之後，已經深刻地認識到：之所以造成整個中華民族的大災難，並非只是某些君臣個人的過錯，而是由於不近人情、摧殘人性、極不人道的專制帝制所造成。作為專制王朝「法定代表人」的皇帝，從本質上說，必然是獨夫、民賊、土匪、強盜。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說：專制皇帝為「天下之大害」。唐甄在《潛書》中說了：「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土匪強盜）也。」之後，又自加注解曰：

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

因為秦以前三代的國君之產生，多少還有一些推舉的意味在內。自秦始皇改稱皇帝，又揚言皇帝的江山都是打下來的，也就是大規模地掠奪來的，皇帝不是盜賊又是什麼？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進一步揭露了這些強盜們在打天下時的惡劣心態：

其未得之（還沒有打下江山）也，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

業，曾不慘然，曰：我因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已經打下了江山）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

唐甄在《潛書》中再加補充曰：

天下既定，非攻非戰，百姓死於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之）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絕，目眦未乾，於是乃服袞冕，乘法駕，坐前殿，受朝賀，高宮室，廣苑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

皇帝是怎麼做起來的，看了以上這幾段話，也就一目瞭然。

皇帝制度十分荒唐

皇帝制度不僅規定江山黔首（老百姓）都是皇帝一個人的產業，而且規定要由皇帝親自掌管，不得假手於人。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說：

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據說秦始皇每天要看一百二十斤的公文（竹簡），看不完不休息。從秦代到清代，一直保持